

生成转换语法的理论基础^{*}

石定栩

(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 香港 红磡)

摘要: 本文介绍乔姆斯基关于语法理论的基本构思, 他的哲学理念、思维方式以及研究的方法论; 并且探讨如何理解生成转换语法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讨论与此相关的一些现代语言学基本观点, 如自然语法和语法理论的关系, 语言学研究中的方法论, 以及语言学理论的证伪等, 以期澄清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促进语言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乔姆斯基; 生成转换语法; 自然语法和语法理论; 语言学研究方法论

The Theoretic Foundations of Generative-Transformation Grammar

SHI Ding-xu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Abstract This is a brief but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Chomsky's ideas about grammar, his philosophical belief, his way of thinking and his research methodology. Some basic assumptions in generative-transformation grammar and some basic concepts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are also discussed, such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natural language grammar and theories of grammar, methodology of linguistic studies and the falsific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Key words: Chomsky, generative-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grammar and theories of grammar, methodology of linguistic studies.

0 乔姆斯基与生成转换语法

现代语言学的领军人物中, 恐怕没有谁的号召力会比乔姆斯基更大; 语言学的各个流派中, 大概也没有哪一个的影响力可以与生成转换语法相比较了。尽管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众矢之的, 生成语法却始终屹立不倒, 而且很快就占据了现代语言学的主流地位, 进而渗透到了语言研究的每一个分支。时至今日, 生成语法的影响随处可见, 拥护者固然是言必称乔姆斯基, 就连反对派也念念不忘以乔姆斯基的理论作为参照系, 以己之长攻其之短, 把清算乔氏理论作为建立自己体系的第一步, 国外长期如此, 国内也开始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与当代语言学的主流近距离接触, 这当然是件与国际接轨的好事, 只不过还存在着一些隐忧。问题之一是由于条件的限制, 对生成语法文献的了解还不够充分, 也不够全面。拥护者也好, 反对派也好, 有时候不得不将自己的分析建筑在二手、三手、甚至是四手资料的基础上, 这就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判或者误解, 对语言学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原版《最简方案》在国内的正式发行, 必然大大缓解这一窘境, 让支持者能够准确了解生成语法的近期发展, 也让反对者找准攻击目标, 防止以讹传讹, 从而为语言学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

由面世至今的五十个年头里, 生成句法的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即将出版引进的原版《最简方案》[12], 本文是为该书所写的导读之第一章, 但行文做了一些改动。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同意将其单独发表。

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时期:标准理论时期和原则与参数时期。前者包括以《句法结构》[1]和《句法理论面面观》[2]两书为代表的标准理论(Standard Theory);以《关于动词名物化的一些看法》[3]、《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及语义说明》[4]和《转换的必要条件》[5]三文为主的扩展了的标准理论(Extended Standard Theory);还有以《语法规则的必要条件》[6]、《论 WH-移动》[7]以及《过滤器及控制》[8]三文为核心的经过修正的扩展了的标准理论(Revised Extended Standard Theory)。

原则与参数方法(Principles-and-Parameters Approach)时期通常又分为两个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是支配及约束理论阶段(Government and Binding),以《支配及约束理论讲座》[9]、《支配及约束理论的一些概念及其后果》[10]以及《语障》[11]三本著作作为代表。

由80年代后期开始,生成转换语法进入了最简方案阶段,初期的构思以收入《最简方案》[12]的四篇文章为代表。本书的第一章由乔姆斯基和拉斯尼克合作,在1991年完成。原来是一本句法理论手册[13]的一节,目的是介绍支配及约束理论的成果,但题目却是《原则和参数的理论》表明乔姆斯基准备放弃支配及约束理论这一名称了。《最简方案》中的第二章名为《关于派生和表达中经济性的一些看法》,起先是乔姆斯基1986年在麻省理工的讲课记录,1991年正式出版[14],收进《最简方案》时又做了一些修改。第三章的标题就是《最简方案》,原来是乔姆斯基1992年秋季的讲课记录稿,内部传阅之后于1993年正式出版,作为《二十号楼的观点》[15]中的一章。从篇名就可以知道,本章是最简方案正式形成的标志,也是正式放弃支配及约束理论中大部分技术手段的分水岭。第四章《句法单位与转换》曾经以《语言与思想》为题出过单行本[16],编入本书时又做了很大的修改,主要讨论极纯短语结构理论(bare phrase structure)的基本假设,以及运算过程的技术手段和操作方法。本章与《极纯短语结构》[17]都基于乔姆斯基1993年秋季在麻

省理工讲课时的记录稿,但在技术程序方面做了较大的改动,因而与《极纯短语结构》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了最简方案中期的基本理论框架。

最简方案近期的发展包括《对生成语法经济性的看法》[18]、《最简方案探讨:框架》[19]、《层阶式派生》[20]与《超越解释的充分性》[21]。乔姆斯基关于生成语法的最新论著《语言设计的三个因素》[22]则对最简方案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梳理,并明确指出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说话者头脑中的语法规则,即所谓的I语言(internalized language),以及作为各种I语言共同基础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

从标准理论到最简方案,生成语法的句子派生流程、技术理念与操作手段几乎是三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到现在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很难认出其与《句法结构》[1]的渊源了。另一方面,指导生成语法发展的哲学思想,或者说形式句法的理论基础,经历了50年的风风雨雨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经过反复琢磨,对细节做了一些修改,显得更为严密,更有条理性了。

1. 语法与语法理论

现代语言学所说的语法(grammar),实际上是两个互相关联,却又相对独立的概念。前一种意义上的语法,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任何一个具有正常语言能力的人,头脑里都有一整套所说语言的规则,因而可以按照规律组织各种句子,并且用准确的语音语调将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世界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也不管肤色如何,只要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头脑里的语法规则或者说I语言就一定大致相同,自己说的话别人能够听懂,对方说的话自己也能够明白,从而确保交际的正常进行。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共有的这些规则,便构成了该语言的语法。人类所有的语言都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也就都具有自己的语法,没有语法的自然语言是不存在的。

基于这些语法规则,人们能够准确无误地对听到的话做出判断,哪些是自己语言中可以

接受的,可按照规则提取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哪些是不可接受的,因而也就不可能获取要传达的信息。不过,通常情况下人们只是下意识地做出判断,却并不能说明判断的理据;人们会按照头脑中的语法规则组织句子,但却并不能清楚说明所依据的是哪些规则。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对于自己语言的语法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总结人们做判断的理据,将人们头脑里的自然语法用语言文字描述出来,是语法工作者或语言学家的工作任务。这种自觉探讨其所以然的工作,无论是针对某一现象的描述分析,还是对于所有规则的系统总结,都是在构建另一种意义上的语法,即语法工作者或语言学家所研究所撰写的,通常印成白纸黑字的语法理论。

这两种语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自然规律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语法理论应该准确地反映自然语法的实际情况,但事实上却永远达不到这一理想境界,只能尽量地接近人们头脑里的语法。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法理论只是一套工具,是为了准确地描述自然语法服务的。工具有好有坏,语法理论也同样有好有差,语言学家所追求的,是不断地找出更好的理论,取代还不够完善的理论,从而不断地提高我们对自然语法的认识水平。

针对不同的使用目的,语法理论往往会侧重某一特定方面,比如以实用为目的的教学语法,以解决难题为目标的专家语法,还有为人机对话服务的语料库语法等等。乔姆斯基创立生成转换语法的初衷与众不同,他并不是要为某一具体语言建立详尽的语法体系,不是要撰写简单易学的教学语法,甚至也不是像结构主义那样,试图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方法,作为描述具体语言的框架。乔姆斯基的基本理念是人类都具有相同的语言能力,各种语言的语法虽然千姿百态,本质却都完全一样,都是在同一个语法的基础上变化发展而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普遍语法。语言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透过表面现象抓住本质,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普遍语法,建构普遍语法的理

论形式。生成转换语法之所以从数理逻辑那里借用推理方式,用近乎数学公式的结构式来表达句法规则,就是为了更好地接近普遍语法的高度抽象本质。

2 普遍语法和语言习得

在讨论普遍语法的时候,乔姆斯基实际上做出了两个假设。一个同 \pm 语言,或者说自然语法相关,即假设所有语言的语法都是由普遍语法派生出来的。这一假设的出发点是人类进化到某个阶段,体内形成了一个专职的语言机能或者说语言器官 (language faculty)。语言机能是人类认知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内部结构还不十分清楚,具体的运作过程也仍然是心理语言学家的探索对象,所以乔姆斯基曾经将语言机能比作黑匣子 [2 23],并且将探索它的内部构造作为语言学的主要工作之一。

乔姆斯基 [23 24 25]还进一步指出,绝大部分儿童在出生后的 36个月之内就能够基本掌握第一语言^①,包括大部分复杂的句法结构及语义关系。这与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并不相符,而且即使有些儿童的智商较低,其语言能力与正常儿童相比也所差无几,所以语言机能并不等于一般的认知机能,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另一方面,与儿童第一语言的发展水平相比,由外界输入的语言材料实在过于贫乏,并且缺乏系统性,而儿童却在相当早的阶段就能运用母语的语法规则,自己创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短语或句子。如果掌握第一语言完全依赖外界的刺激,依靠模仿学习由外界输入的

^① 这里说的是第一语言或者说母语的习得,而不是第二语言的学习或习得。一般都认为,第二语言的习得受到年龄的影响,甚至有人主张存在一个临界年龄 (critical age) [31],在临界年龄之前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可以掌握得较好,不但可以做到形似,还可能达到神似;而过了临界年龄学习上就会遇到较大的困难,也很难达到神似的水平。临界年龄的具体值有争议,但一般都认为在进入青春之前 (参见 [32])。文献中有将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机定为五岁至八岁的 [33 34],但不清楚所说的是第一语言还是第二语言的习得;还有将学校教育也包括在内的 [35],但那已经超出了语言习得的一般意义。

语言材料,完全取决于儿童智力发展的水平,那就很难解释第一语言习得的速度与水平。乔姆斯基的假设是,就像昆虫的导航能力或者哺乳动物的视觉分析能力一样,人类的语言能力有一部分已经进入了遗传,所以初生婴儿的语言机能并非一片空白,而是已经具备了 L 语言的初始阶段,或者说已经有了基本的自然语法框架,只需要从周围环境中获取有限的母语材料,依照这些材料对语法框架加以调整,激活某些部分,压抑另一些部分,或者说确定框架各个部分的具体取值,就能形成一整套的母语语法 [20, 22, 23, 25]。这个初始的基本框架就是普遍语法。

乔姆斯基对于语言习得的相关条件做过多次表述 [2, 9, 12, 20, 21, 23, 24, 25],前后说法不一,内容却大同小异。最近的一次 [22]则将其归纳为人类语言习得的三要素:一是人类所共有的,遗传所得的语言机能,让人类能够以此为基础,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取语言材料,并根据这种语言材料去设定自己语言规则的值;二是从外界取得的语言经验,可以依此构建各种不同的语言,由于各种语言的构建都基于遗传所得的语言机能,所以可能出现的差异数量和范围都十分有限;三是人类认知功能的普遍原则,即并非语言机能独有的那些原则^②。

很显然,在探讨这前一种意义上的普遍语法时,乔姆斯基设定了三个必要条件,既考虑到遗传所得的语言机能、其初始状态以及认知的普遍原则,也同样考虑到了语言经验或者说母语材料的输入。按照他的观点,动物即使生活在人类语言的环境里也无法习得人话,因为它们没有语言机能,无法通过语言经验发展出人类语言;而从出生起就与人类隔绝的“狼孩”同样也无法习得第一语言,因为他没有得到过母语材料的输入,没有语言经验,无法对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加以调整而形成第一语言。另一方面,任何人的第一语言都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在语言机能初始阶段的基础上,通过接触语言材料而习得的。只要语言材料来自同一种语言,所形成的第一语言就必然相同。

3 生成语法的原则与参数

关于普遍语法的另一个假设与语法理论相关。乔姆斯基明确指出 [2, 9, 12, 22],生成转换语法要描述的是普遍语法,即各种自然语言所共有的那部分自然语法规则,所以在设计理论框架时始终以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和第一语言的习得过程为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一点在原则和参数阶段表现得最为明显。

与标准理论时期由规则主导的框架不同,原则与参数理论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规则,到了近期甚至连规则都取消了,只剩下了一些操作过程 [9, 12, 21]。顾名思义,原则与参数阶段的主干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基本原则与相当数量的参数 (parameter),而有些原则之下也设有一两个参数。原则涵盖的范围比较宽,有可能涉及到许多看起来互不相干的语法现象。比如著名的约束三原则 (Binding Principles),就不但可以用来解释名词性成分与前指之间的关系,还可以用来解释句法成分移动中的一些现象。参数原本是个数学概念,现在已进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分支,用来描述现象中某一特定性质的量,或者大系统中可以加以量化的子系统。参数可以有不同的值,整个大系统也就因此会有各种不同的面貌。

原则与参数理论中的参数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参数可以有正反两个值 (value),也可能有三个或更多的值,用来描述能以不同表面形

^② 乔姆斯基的原话是 [22, 6]:

1. Genetic endowment apparently nearly uniform for the species which interprets part of the environment as linguistic experience, a nontrivial task that the infant carries out reflexively, and which determines the general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Among the genetic elements some may impose computational limitations that disappear in a regular way through genetically timed maturation. Kenneth Wexler and his associates have provided compelling evidence of their existence in the growth of language, thus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what Wexler (to appear) calls “Lennberg’s dream.”

2. Experience, which leads to variation, within a fairly narrow range, as in the case of other subsystems of the human capacity and the organism generally.

3. Principles not specific to the faculty of language

式出现的语法现象,也就是可以归纳为参数值的一些现象。比如常见的修饰语与中心语的线性关系,以及动一宾、介一宾等关系的线性形式,就可以归纳为中心语位置的参数,有中心在前或中心在后两个常见值,再加上一个中心内嵌的罕见值。又比如 80 年代风行一时的代语脱落参数 (pro-drop parameter) [26],是将一组现象归纳为一个参数,据说意大利语对此参数取正值 (+ pro-drop),允许代语脱落,而英语取负值 (- pro-drop),不容许代语脱落,所以两种语言在这一组现象中的取值就全部相反。语言之间的语法差别,便因此体现为各个参数所取的值。由于参数的数量有限,每个参数所能取的值更为有限,所以可能出现的语法类型也就是有限的。换句话说,如果普遍语法体系中一共有 n 个参数 P_1, P_2, \dots, P_n ,其中 P_1 有 V_1 个值, P_2 有 V_2 个值……,依此类推,直至 P_n 的 V_n 个值,那么 V_1, V_2, \dots, V_n 的乘积就是人类语言可能具有的语法类型的总数,也就是按语法分类时,可能出现的人类语言的总数。这个数字不会太小,但却绝对不会是无穷大。

与所有的语法理论一样,生成语法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是对于人类头脑里的语法规则的描述。与大部分理论不同的是,生成语法所描述的是普遍语法及其具体表现,也就是一方面描述所有自然语言共有的句法规律,即人类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另一方面描述这些规律在各个语言中的实际表现。原则与参数理论一方面提供了一种适用于所有语言的句法模型,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种人类习得第一语言的模式。按照乔姆斯基的设想,原则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像初期的约束原则 [9]、中期的迫不得已原则 [12]、以及近期的界面条件 [21] 等等,都曾经假设为所有语言共有的、语言机能初始状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原则从婴儿习得第一语言开始时就发挥作用,而且不会在习得过程中发生变化,最终也就必然成为该语言句法的一部分。

与原则不同的是,参数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参数在语言机能的初始阶段处于

原始状态,各个值都只是候选而没有入选,所有参数因而都没有具体的值。婴儿接触到母语材料之后,会根据取得的经验总结出该语言的特点,逐个为参数取值。由于每个参数的候选值数量有限,所以婴儿需要做的总结工作并不太多,需要用到的母语材料也就非常有限。比如说关于中心语位置的参数,通常只有两个值,婴儿在接触到一定数量的各种短语之后,就可以判定母语中心语的实际位置,进而赋予中心语参数一个正确的值,使自己头脑中的 L-语言向母语语法接近一步。也就是说,婴儿并不需要接触到母语中的每一个短语,并不需要逐一模仿所有的短语结构,只要在有限接触的基础上总结出相关参数的值,就可以按照母语的语法行事,自行构建新的,甚至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短语了。

等到所有的参数都选定了应有值之后,幼儿就拥有了母语的语法体系,或者说其语言机能就脱离了初始阶段。只要接触的是同一种语言,为参数所选定的就必然是相同的值,形成的也就一定是同一种语法,至于所接触的语言材料在形式上是否完全等同,则并不影响最终的结果。各种语言语法的原则都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参数的选定值,因而都是普遍语法的具体表现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乔姆斯基关于普遍语法的这两个假设虽然相关,却并不相等。前一个假设涉及各种语言的天然语法的共性,也涉及人类语言能力是否能够遗传,以及哪一部分可以遗传;后一个假设则是对这种共性,或者说可以遗传的语言能力的一种理论描述。后一个假设所形成的理论是否正确,同前一个假设是否成立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借用一个常见的比喻,这有点像人类直立行走的能力与描述这种能力的物理学、数学以及生物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人类出生以后 12 个月左右就能够直立行走,而且不需要太多的外界帮助就能够做到。对于这一点,最简单的解释是遗传假设,即主张直立行走的能力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遗传,所以婴儿可以很快地学会走路。如果要从理论上描述这种遗传而来的自然

能力,必然要用到各种复杂的理论,如微积分、动力学以及生理学的许多原理。不过,这只是对自然现象的理论描述,并不等于婴儿的遗传所得就是微积分或动力学的规则。

4 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

说同一种语言的人都具有同一种 L 语言,即拥有相同的语法规则,并不等于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一定符合自己的语法规则。有很多外界因素与内在因素可能会影响到语法规则的运用,造成违反句法、语义或其他规则的口误,所以在总结语言的规律,撰写语法理论时,不能将口误当作规律的体现。人们的语言能力与语言的实际使用之间存在差别,并不是什么新发现,索绪尔[27]就将这种差别归结为 langue(语言)和 parole(言语)的对立。Langue是说同一种语言的所有人共有的语言系统,而 parole是个人在具体的环境中的实际语言行为。索绪尔讨论的当然是自然语法系统。他的观点是说,虽然同一个语言社区里的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language),但各人头脑里的语法系统会有细微的差别,因而说出来的话也可能有差别,要总结该语言的语法系统,就只能从所有人共有的 langue部分着手,而将个人 parole之间的差距忽略不计。

乔姆斯基[2 23]的基本观点有些不同。按照他的说法,只要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所有人头脑中的语法系统就都是相同的,但是人们并不永远完全按照规矩办事,个人在实际运用时可能会有失误,会出现心是口非的情况。在试图描写人们头脑中的语法系统时,就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口误忽略不计。以人们在实际环境中对语言的使用,即所谓的语言运用(performance)为出发点,从现象中寻找本质,从中总结出人们关于自己语言的全部知识,也就是可以用理论方式表达的完整语法体系,即所谓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并以此作为描写的对象。从本质上说,langue和 parole的对立,以及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对立,都是抽象与具体的对立,也都是在描写自然语法体系时所必须注意的首要因素。这些对立都是语言学方法论方面的考虑,同语言的

形成或者语言的本质无关。

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能力,是普遍语法的实际体现,即所谓的 L语言,这与索绪尔理论中的 langue有着质的差别。乔姆斯基说的是个人头脑中的语法,尽管说同一种语言的所有人都有着同样的语法;索绪尔说的是集体共有的语法系统,虽然该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两种说法的共同点,在于对语法理论的要求。索绪尔主张描述抽象的 langue而非具体的 parole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具体语言行为,追求对语言系统内在本质的描述。乔姆斯基[3 23]一方面主张描述人的语言能力,而非语言运用,另一方面又更进一步,采用一般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为语法理论的成功与否提出了一种衡量标准。

5 语言学理论之间的比较

乔姆斯基[2 23 28]指出,语法理论对于语言能力的描述是否成功,可以从一高一低两个层次上去考察。如果在考察某个语言的时候,将相关现象的主要材料准确地表达出来了,语法理论就达到了低层次的标准,也就是有了描述的充足性(descriptive adequacy)。如果语法理论为观察到的语料提供了准确的归纳(generalization),找到了背后的规律,为人们对该现象的语感提供了正确的解释,那就达到了高层次的标准,也就是有了解释的充足性(explanatory adequacy)③。

乔姆斯基曾经用万有引力的故事来解释这两个层次的区别。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感到好奇,便决心弄明白苹果为什么总是往下掉,而不会往上飞,企图为这一常见现象找到合理的解释,从而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该理论最初只是个假设,却为许多现象提供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所以很快就得到大家的公认,而多年后证明万有引力确实存在的著名实验,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如果牛顿当初只是说明苹果脱离树枝以后一定下降,决不上升,那么他的描述

③ 在描写的充足性前面还有一个观察的充足性(observatory adequacy),与语法理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再精确再全面也只不过达到了描述的充足性,经典物理学就会仍然停留在实验科学的水平上。正是由于牛顿努力为自由落体运动寻找合理的解释,提出了万有引力理论,才达到了解释的充分性,使物理学登上了理论科学的殿堂。

按照乔姆斯基的说法,只有达到了解释的充足性,语法理论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理论。不过,乔姆斯基也同时指出,按照现代科学的习惯,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能够被证伪。真正的科学理论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要从这些事实中找出背后的规律,然后根据这些规律对事实提出合理的解释,以达到解释的充足性。也正因为如此,如果可以证明某个理论所根据的事实不存在,或者证明它对于事实的归纳不正确,就可以证明该理论不成立,也就是对其做出了证伪。如果某一理论并非以事实为根据,那就没有基础可以让人推翻,也就没有办法证伪了。这样的理论必然与现代科学无关。

在如何对待理论的问题上,乔姆斯基经常坚持的还有一个方法论的原则。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如 2 4 23],反例并不能将理论推翻,只有理论才能推翻理论。他的意思是说,理论是对于事实的总结和解释,但理论不可能做到绝对准确,总会有疏漏的地方。在评价理论的时候,不能简单地抓住疏漏的地方不放,用反面例子来将其推翻,或者简单地批评其不够全面。正确的做法是找出更合理的、能够将疏漏的地方也解释进去的新理论,也就是用更好的理论来代替原有的理论。

6 余论

笔者曾经对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理论作过一些介绍[29 30],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技术理念与操作方法上,对乔姆斯基关于语法理论的基本构思,他的哲学理念、思维方式以及研究的方法论着墨很少。本文是对这一疏忽的一点补救,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较为准确的描述,以期对生成转换语法的普及尽一点绵薄之力;同时也澄清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以免在无关的问题上争论不休。

生成转换语法是一种语法理论,目的是描

写人们头脑中的普遍语法。至于是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或者说其基本假设是否正确,则并非由支持者说了算,完全可以加以讨论,也可以加以批评。如果能够找到一种新的理论,能够比生成转换语法更好地解释相关的语言现象,自然是对语言学的一大贡献,也就可以因此而取代生成语法了。不过,这样做的前提是要准确地了解生成转换语法,防止以讹传讹。不然的话,花费了很多力气,却在同风车作战,恐怕也就达不到原来的目的了。

参考文献:

- [1] Chomsky, Noam. *Syntactic Structures* [M]. The Hague Mouton, 1957.
- [2] Chomsky, Noam. Review of B. F. Skinner Verbal Behavior [J]. *Language*, 1959, (35): 26-57.
- [3] Chomsky, Noam. 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 [A]. Roderick Jacobs and Peter Rosenbaum.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C]. Waltham, MA: Ginn, 1970. 184-221.
- [4] Chomsky, Noam. Deep Structure Surface Structure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A]. Danny Steinberg and Leon Jakobovits. *Semantic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ader* [C]. The Hague Mouton, 1971. 11-61.
- [5] Chomsky, Noam. Conditions on Transformations [A]. Andersen, Stephen and Paul Kiparsky. *A Festschrift for Morris Halle* [C].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3. 232-286.
- [6] Chomsky, Noam. Conditions on Rules of Grammar [J]. *Linguistic Analysis*, 1976 (1): 75-109.
- [7] Chomsky, Noam. On Wh-Movement [A]. Peter Culicover, Thomas Wasow, and Adrian Akmaljian. *Formal Syntax*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71-132.
- [8] Chomsky, Noam and Howard Lasnik. Filters and Control [J]. *Linguistic Inquiry*, 1977, (8): 425-504.
- [9] Chomsky, Noam.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 Dordrecht Foris, 1981.

- [10] Chomsky, Noam. *Some Concep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2.
- [11] Chomsky, Noam. *Barriers*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 [12] Chomsky, Noam.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 [13] Jacobs, Joachim, Amin von Stechow, Wolfgang Stemfeld and Theo Vennemann. *Syntax: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C].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3.
- [14] Chomsky, Noam. Some Notes on Economy of Deriv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A]. Friedin, Robert.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Comparative Grammar* [C].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1.
- [15] Hale, Kenneth and Samuel Jay Keyser.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C]. Cambridge: MIT Press, 1993.
- [16] Chomsky, Noam. *Language and Thought* [M]. Wakefield, Rhode Island: Moyer Bell, 1994.
- [17] Chomsky, Noam. *Bare Phrase Structure* [M]. Cambridge: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No. 5, 1994.
- [18] Chomsky, Noam. Some Observations on Economy in Generative Grammar [A]. Pilar Barbosa, Danny Fox, Paul Hagstrom, Martha McGinnis and David Pesetsky. *Is the Best Good Enough?* [C].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8. 115-128.
- [19] Chomsky, Noam.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A]. *Monograph of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No. 17, 1998. Also in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C]. ed. by Roger Martin, David Michaels and Juan Uriagereka.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 89-155.
- [20] Chomsky, Noam. Derivation by Phase [A]. *Monograph of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No. 18 [C]. 1999. Also in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ed. by Michael Kenstowicz.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1. 1-52.
- [21] Chomsky, Noam. Beyond explanatory adequacy [A]. *Monograph of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No. 20 [C]. 2001.
- [22] Chomsky, Noam. Three Factors in Language Design [J]. *Linguistic Inquiry*, 2005 (36): 1-22.
- [23] Chomsky, Noam. *Language and Mind* [M].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8.
- [24] Chomsky, Noam. Review of B. F. Skinner. Verbal Behavior [J]. *Language*, 1959 (35): 26-57.
- [25] Chomsky, Noam.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M]. New York: Praeger, 1986.
- [26] Rizzi, Luigi. *Issues in Italian Syntax* [M].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1982.
- [27]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M]. Paris: Payot, 1916.
- [28] Chomsky, Noam.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M]. The Hague: Mouton, 1964.
- [29] 石定栩. 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 [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2.
- [30] 石定栩. 乔姆斯基形式句法的最新动向 [J]. *当代语言学*, 2003 (1): 33-40.
- [31] Lenneberg, Eric.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7.
- [32] Kasher, Stephen. *Exploration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Use* [M]. Portsmouth: Heinemann, 2003.
- [33] 石毓智. 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的反证——来自认知心理学的启示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1): 1-9.
- [34] 石毓智. 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及其缺陷——兼论语言能力的合成观 [J]. *外国语*, 2005 (3): 2-13.
- [35] 石毓智. 对乔姆斯基语言学科学性的质疑——回应王强和 Chomsky 的批评 [J]. *外国语*, 2006 (4): 47-56.

收稿日期: 2006-09-02

作者简介: 石定栩, 男, 湖南人, 教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句法理论。